

纪念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三十周年

短篇小说选

1972·5

短篇小说选

1972年5月

目 录

“领锤”师傅

.....	沈阳东方红农机厂	成秉礼、刘松年	(1)
新 站 长	沈阳市交通运输局	崔亚彬	(8)
喜 报	一机部东北产管处	赵克胜	(17)
关 键 时 刻	沈阳松陵机械厂	李荫福	(34)
第 一 课	孙振岩、崔亚彬		(43)
葵 花 向 阳	沈阳电缆厂	张景阳	(57)
跃 马 扬 鞭	新城子区文化馆	高玉文	(77)
春 耕 时 节 ...	新民县东蛇山子公社贫农社员	齐峰山	(87)
生 命		敬 信	(96)
编 者 的 话			(131)

“领 锤”师 傅

沈阳东方红农机厂 成秉礼、刘松年

初夏，窗外刚放亮。想起“领锤”师傅让我今天独立开锤，我再也躺不住了，一骨碌翻身起来，擦一把脸，一溜小跑来到了工厂。“吱呀”一声拽开车间的大门，一股热气直往脸上扑，反射炉的火光映红了大半个车间。噢，是谁来得这样早啊？走近一看，嗨，“领锤”师傅正往炉子里加焦炭呢！没等我开口，他见我跑得满头大汗，就说：“你先坐下消消汗，等火候到了，咱就开锤。”我坐在旁边的凳子上，摘下帽子扇呼着。我望着他那高大的身材，挂着汗珠的脸让炉火照得通红，闪耀着诱人的光彩。不由得使我回想起他教我开锤时的情景：

去年，我从学校来到了工厂，心里那个乐哈劲儿甭提了。头一天，厂领导和工人师傅给我们开了个会，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。随后，让大家谈谈心里话。我头一个开了腔：“让我干啥坚决干好啥！”心里却嘀咕，要能学车钳铣嘛，工种好，技术高，能为革命多做贡献，那才带劲呢。

“张小虎，”厂领导头一个就念我的名，“到锻工班！”锻工抡大锤，有什么“出息”，我心里“唰”一下子凉了半截，象泄了气的皮球——瘪了。

“小伙子，跟我到班里去吧！”铜钟似的声音把我唤醒，一看，面前站着一个老师傅，壮实的身板，黑红的方脸，浓黑

的眉毛，浑身是劲儿。打这，我跟他学打铁，他就是我的师傅，名叫郑庆久。

提起我的师傅，可是窗户眼吹喇叭——名声在外了，厂里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。他是共产党员、锻工班长。刚解放那年，他带领大伙抡大锤，打了头一炉铁，大跃进那阵，他带领全班成宿隔夜地干，生产不断翻番；这几年，他更加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，坚持政治挂帅，班里革命和生产搞得火热。多少年来，大伙都热情地称呼他“领锤”师傅。

“领锤”师傅非常关心我，有空就和我唠扯唠扯，帮我解开思想上的疙瘩。有一次，我拿模子忘了戴手套，汽锤有力地锻打着烧红的毛坯，一块滚热的铁皮崩在我的手上，把我烫得生疼，我急楞一下子，就撒了手，模子掉在地上，活也废了。

“领锤”师傅一步赶过来，一边看我烫的伤，一边叫别人取药去。我嘟囔着：“嘿，我确实不是打铁的料！”“领锤”师傅皱起双眉，看样子，心里头比我还疼，他一边给我上药，一边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是打铁的料，不锻也不行啊！”这时，我发现他右手背上有块长条伤疤，就惊奇地问：“这也是烫的吗？”一句话勾起了“领锤”师傅的辛酸回忆：

“在吃人的旧社会，俺十三岁就给资本家孙剥皮打铁。有一回，干到深更半夜了，累得俺上下眼皮直打架，手也不听使唤了，大锤往上一打，俺连模子带活都掉在地上了。正赶上孙剥皮来查夜，他恶狠狠地抡起皮鞭子，朝俺没头没脑地打起来。俺气炸了肺，上去和他拚。他又顺手从炉台上捞出一头烧红了的长铁条，照俺脑袋打下来，俺用右手一挡，手背上就烫了一条子伤。后来，就落下了这块伤疤。”

说到这里，“领锤”师傅的嗓子有些沙哑，我的泪珠在眼眶里直打转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望着我，一字一句地说：“过

去，咱们一条命没有一块铁值钱，现在，咱们工人阶级掌了印把子，你可要接好锤把子啊！”

我满脸通红。从前，我想的是车钳铣，不愿意学打铁，往后，我这块料确实得锻炼锻炼！我惭愧地说：“郑师傅，希望你今后多帮助我。”

“领锤”师傅一听，一双眉毛扬了起来，张开右手拍着我的肩膀：“毛主席说，‘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’。铁不炼不成钢，刀不淬火不过硬，人不改造世界观就干不好革命啊！”

“领锤”师傅的话，我在心里掂量来掂量去，觉得字字都有份量。我表示决心说：“今后，我一定和师傅们一起，沾一身油污，磨一手老茧，为革命打一辈子铁！”这时，我忘了手疼，操起模子又干起来了。

一晃几个月过去了。我跟着师傅们锻过各式各样的零件，锻过大大小小的铁柱钢梁……这些不都是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嘛！打铁是多么不平凡的一门技术啊！渐渐地我不再觉得打铁没“出息”了，我爱上了打铁这一行。师傅们都说我干活泼实，心扎在锻工班了，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。一天，“领锤”师傅笑呵呵地招呼我：

“小虎子，来，今天我教你开锤！”

我连蹦带跳地跑到他跟前，一边摸索着油光锃亮的锤把子，一边乐颠颠地说：“我早就想试把试把啦！”

“领锤”师傅耐心地把着我的手教：“百听不如一见，百见不如一干，摆弄常了，就摸透脾气了。对，就这样干！”

“领锤”师傅干起活来，麻利爽快，分毫不差，脑袋是图纸，眼睛是卡尺。我决心下一番苦功夫，把他的手艺全学来。

打这，我一个心眼儿往汽锤上奔劲，有空儿，就摸索摸索。

这，摆弄摆弄那，琢磨琢磨它。

“小虎子，单纯钻技术不行啊！政治和技术的关系可得摆正当啊！”“领锤”师傅好象看透了我的心思，总是这样和我叨咕。

我听了，点点头，嘴上没说，心里核计：开会我参加，学习我不拉，钻技术不会有问题吧？要是拿起图纸就能看，拿起活来就能干，那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呢！

炉火正旺，汽锤山响，提前一个月完成上半年的生产任务，这是最后一炉活了。大伙正干在热火头上，忽然，“领锤”师傅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，然后转过身来，冲着我的耳朵说：“准是出毛病了，你先停一停，我拿家什去！”说着，他就大步流星地走开了。

我挺纳闷，汽锤干的不是满好吗？怎么出毛病了呢？我象他那样细听了好一阵子。“咚咚”的锤声里，夹杂着轻微的“嘎噠”声，我望着炉膛里几个烧得发了白的坯料，心想，眼下就剩几个活了，干脆趁热干完算了，汽锤有点小毛病，完事再修也不晚。我手扳锤把子，汽锤继续开动着。

“停锤！……”“领锤”师傅的喊声象打雷一样，盖过了汽锤声。

话音刚落，只听“咔嚓”一声，汽锤失灵了，锤头直冲下来，这下子，我可傻了眼，也不知道咋办好了。

“闪开！”“领锤”师傅一步冲到汽锤前，一把推开掌钳的，夺过钳把子，刚要把活从砧子上撤下来，“轰隆”一声，活叫汽锤打飞了，钳把子猛地一撅，“领锤”师傅向后打了个大趔趄。大伙呼啦一下子围上来，把他架住了。

“别管我，快！”他一步冲上去，“啪”地一下闭上开关，汽锤象累乏了的老牛，“吭哧”一声，不动了。

“哎呀，多亏闭得快！”“要不，准出大事故哩！”……几个老师傅，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。

我象大梦初醒，方才明白过来，心里暗暗捏着一把汗，好险啊！我望着“领锤”师傅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我既悔恨自己，又敬佩“领锤”师傅。悔恨自己没听话，出了这个事故；打心眼里敬佩“领锤”师傅，在这危险的时刻，他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，冲上前去，推开大伙，关上开关，避免了一场严重的人身事故和设备事故的发生。

我怀着沉重和感激的心情，走近“领锤”师傅，忽然发现他右裤筒子上有一个窟窿，周围湿乎乎的，让血润透了。我心里热辣辣的，一阵难过，鼻子酸溜溜的，差点哭出来：“你——你受伤了！”

大伙赶忙去拿药箱，要给他包扎伤口。他一摆手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这点伤不打紧，修锤要紧，咱们说得到，做得到，决不放空炮，这炉活，今天说啥也得打出来！”说着，他就“噌噌”地爬上汽锤：“快，拿扳子来！”我急忙把扳子递上去，回身接过药箱，把他的伤口包扎上。他忙活了一大气才下来，脸上的汗象断了线的珠子，一个接着一个地滴下来。

“快，拿活来！”他顾不得擦一把汗，就和我一起开动汽锤，锤头又起劲而且有节奏地上下冲击着。

天刚眼擦黑，月亮挂在半空。我送“领锤”师傅回家，路上，我心里老是翻腾着白天的事，满肚子话直往上涌，可是，刚到嗓子眼，就噎住了。我借着月光，望着“领锤”师傅说：“你狠狠批评我一顿吧！”

“批评，为什么？”“领锤”师傅铁打的手拍着我的肩膀，兴奋地说，“小虎子，上半年的活，到今天，咱们是全拿下来了！”

“咳，要不是汽锤出了毛病，宽宽绰绰，早干完了！”我低着头，不好意思地说。

“是啊，你想没想，毛病究竟出在哪呀？”

“那还用问，出在汽锤上呗！”

“汽锤上的毛病，咱们找到了，修好了，思想上的毛病，咱们可要好好找一找啊！”

“我是想，就剩几个活了，赶快干完算了，汽锤有点小毛病，干完再修也不晚。”

“有小毛病不修，就会出大毛病，这玩艺可含糊不得啊！”

“我寻思，我的技术差不大离了。”

“技术！”“领锤”师傅一字一顿，说得很重，“有技术就能干好活吗？”

我嘴里直鸣啦，答不上来了。

“领锤”师傅把手搭在我的左肩上，一边走着，和我一起
学习毛主席的教导：“政治是统帅，是灵魂”，“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。”随后，他挥动着右胳膊，有力地
说：“刘少奇一类骗子，不是叫喊什么‘技术第一’吗，他想
叫人只钻技术，不问政治，只顾闷头干，不看啥路线，这是反
动的‘唯生产力论’，咱们要把它批倒批臭。走路要有方向，
干活要有灵魂，咱们打的每块铁，都跟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联
在一起，往后，可要用毛泽东思想管好锤把子，为革命钻研技
术啊！”

“领锤”师傅的话，象汽锤冲击下来一样有力，在我心里
发出猛烈的回响。我明白了，毛病出在汽锤上，可根子却在
我的思想上，我不能光学“领锤”师傅的技术，我更要学习他
的好思想。

“领锤”师傅领我走上了大路，越走越宽，越走越亮。

“来，小虎子开锤吧！”又是这铜钟般的声音，打断了我的回忆。我把帽子往头上一戴，又提了提套袖，两手紧握锤把子，全神贯注地按照“领锤”师傅指引的路子，一下一下地扳动着……

阳光透过大玻璃窗，和炉火交相辉映，把整个车间照得通红通红，汽锤“咚咚”“咚咚”地锻打着零件，炉火“呼呼”

“呼呼”地喷吐着火舌，“领锤”师傅掌钳，我开锤。铁砧上，锻出一个又一个优质锻件；汽锤旁，“领锤”师傅用毛泽东思想哺育我成长……

新 站 长

沈阳市交通运输局 崔亚彬

一

“咔嚓！”韩中梅熟悉地摸到开关，打着了电灯，小小的汽车站房立刻明亮了，把玻璃窗上的霜花照得晶莹发光。她闪动着一双敏锐而智慧的大眼睛，贪婪地向屋中环视着。真的，虽然离开八年了，但一切还是那么熟悉，使她感到亲切。韩中梅走到桌前，拿起了站长调车用的抄车板，耳边又响起了车场党总支部书记老常前天的谈话：“中梅，这次让你回到二十八路担任甲班站长，你就不光是考虑一个车的服务工作啦，而是要把整个线路搞好！现在，对二十八路的赞扬多起来了，你是个党员，去后，一定要身在线路，不忘路线，把服务质量再提高一步！”停了停，老常又意味深长地说：“中梅呀，不会忘记吧，你是怎样离开二十八路的？”老常的一句问话，使韩中梅上下翻腾的心潮又陡然掀起了万丈波涛。二十八路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往事，她永远不会忘记！

一九五六年，十八岁的韩中梅走上了客运服务岗位，在汽车二十八路当乘务员。这个贫农出身的女孩子，很快就爱上了这一平凡而光荣的工作。她不顾当时的站长胡唯太的阻挠，和同志们成立了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。遵照毛主席关于“完

全”、“彻底”为人民服务的教导，她们满腔热忱地为工农兵乘客服务，使二十八路成了一条深受群众赞扬的线路。这时，胡唯太也开始对服务工作“热心”起来，不断地发号施令，挖空心思出了不少花花点子。其中的一个，就是逼着乘务员在车厢里打碟敲碗，演唱《小女婿》、《丢戒子》等乌七八糟的东西。他还振振有词地说：“嗯，公共汽车嘛，就得为各色各样的人服务。我要把二十八路的每个车厢，都变成流动俱乐部，让人上车后能有个精神享受……”然而，韩中梅和同志们根本没听他那一套。胡唯太火了，他知道是韩中梅带头不执行他的命令，便用训斥的口气责问道：“韩中梅，为什么你把搞流动俱乐部的事，当成耳旁风？”韩中梅当即回答说：“工农兵乘客不喜欢你这个计划，我们实现不了！”胡唯太碰了壁，把韩中梅视为眼中钉。一天早晨，有位农村社员用麻袋背着两只猪崽上车。韩中梅看了介绍信，知道他是给生产队饲养场换两只种猪，想了想，毅然决定让他上了车。这时，一直躲在站房里伺机找碴的胡唯太马上窜出来，横眉立目地喊道：“喂喂喂！那个背猪崽的，下来！下来！下来！”然后又向韩中梅把牙一呲，没好声地问：“你为啥让他上车？”韩中梅理直气壮地反问道：“不让他上车，难道让他背着猪崽走二十多里吗？”胡唯太“唰”地从抄车板上抽下一张纸，把它象一道护身符似地举到头顶挥了两下，扯着嗓子叫起来：“不管怎么说，这里有条文规定，不准乘客携带鸡鸭猪兔等活物上车，你为啥明知故犯？”韩中梅沉着有力地回答：“毛主席说：‘为什么人的问题，是一个根本的问题，原则的问题。’贫下中农同志为革命发展养猪事业，我看完全应当帮助！”这时，车上车下的乘客也都同意的点着头。一位双鬓斑白的老工人怒气冲冲地向胡唯太喝道：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嘛！我看乘务员同志做的就是

对！”……胡唯太看看周围群众的眼色没有一个支持他的便，象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瘪了。他脸色苍白，盯着远去的汽车，一个恶毒的念头在脑中闪过，赶忙溜回站房，提笔写了一份报告：“乘务员韩中梅目无领导，擅自违章，唆使乘客无理取闹，围攻站长，实难继续胜任模范线路二十八路之服务工作，特请调离……”车场走资派居然批准了这份报告，于是，韩中梅被调离了二十八路。

二

“噹！——”墙上的挂钟突然响了一下，打断了韩中梅的回忆。她激动地掂了掂手中的抄车板，感到格外有份量，坚定地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是啊！要身在线路，不忘路线！只有紧紧抓住为什么人这个路线的纲，二十八路汽车才能永远跑在为工农兵服务的大道上！”韩中梅看了看钟，已经四点半，同志们快来了。她敏捷地打扫了屋子，点着了火炉。很快，站房里越来越暖和了，连窗上的霜都开始融化了。

“哟，韩姐！”随着一声清脆的叫声，韩中梅被人从后面紧紧地抱住了。不用看她也知道，这是那个说话象只喜鹊喳喳叫的乘务员小谢；后面跟进来呵呵笑着的，则是寡言少语的司机唐师傅。

“听说你回来当站长，咱们大伙乐坏啦！”小谢那个活泼劲儿有增无减，兴奋地说：“韩姐，这回你一来呀，咱二十八路真是锦上添花啦！”

韩中梅有些不解，问：“怎么个‘锦上添花’？”

小谢把手往四周墙上一指，划了个圆圈，美滋滋地说：“你看！除了表扬信就是感谢信，都贴到外屋去啦！经过文化大革命，咱这条线路再不象胡唯太当站长那阵儿啦，你这个老

服务标兵又来了，不更锦上添花了吗？”韩中梅感慨地说：

“同志们为工农兵乘客做了很多工作，我得好好向大家学习，你们也多帮助我呀！”唐师傅在炉子上烤着手，笑着说，“中梅，你还是那么谦虚。”

正说着，小谢眼珠一转，好象又想起了什么，挑皮地向韩中梅行了个举手礼，说：“报告新站长！昨天晚上班车有位乘客拣到一张月票，里面还夹着五元钱，我交给车场内勤调度，他让我交给站房，兴许有乘客来找，现在交给站长同志！”韩中梅被逗得“噗哧”一笑，但随即又止住了，接过月票问：“咱们线路常拣到乘客东西吗？”小谢说：“可不，夏天拣雨伞，冬天拣电筒，这不是——”她把墙角一个木柜上的抽屉往外“哗啦”一拽，“瞧，饭盒、烟袋、手提包，小鞋，帽子、螺丝刀，象不象个小杂货摊？”韩中梅走过去，微皱眉头细看一遍，又问：“这些东西没有失主来找吗？”小谢为难地把手一摊说：“有的领去了，可也有的一直没人来找，上面没名没姓的，到哪去找失主哇？”

韩中梅看了一会，抬起头，若有所思地问：“小谢，你看了这些表扬是怎么想的？”小谢说：“工农兵乘客表扬我们，是对我们的勉励呗！”韩中梅亲切地补充说：“我们还应当从表扬中看到工作中的差距。如果我们在服务中多为乘客着想，经常提醒和照顾他们携带好自己的东西，不就避免和减少拉东西的现象了吗？何况我们已经攒了这些东西，还没有为它们找到自己的主人呐！”唐师傅深有领悟地说：“中梅，你的意思我懂啦！咱们应该从乘客的赞扬声中看到问题，找出差距，对不对？嘿，经你这么一提，我的思想可又提高了一步啦！”

韩中梅点了点头，俊秀的脸上漾起了笑容，说：“广大工农兵乘客越是关怀和勉励咱们，咱们越要谦虚谨慎，把服务质

量再提高一步，‘完全’、‘彻底’地为工农兵乘客服务，用实际行动批臭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。

同志们陆续地来了，大家面对墙上的表扬信开起了路线分析会，七嘴八舌地投入到如何把服务质量再提高一步的讨论中去。小谢眼里闪着喜悦的光芒，紧紧拉住韩中梅的手说：“韩姐！这一阵子，我是有点让这些表扬信呀、感谢信弄的花眼了，今天，你给我打了一针清醒剂！”韩中梅风趣地说：“噢，这回我不是‘锦上添花’，倒成了‘皮下注射’啦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”一阵阵清脆欢快的笑声，在黎明前的站房上空荡漾着。不一会，唐师傅满怀信心地开着头趟车，迎着风雪驶离了车站，二十八路司、乘人员又投入了新的战斗。

三

北风卷着鹅毛大雪在空中飞舞，打得韩中梅只好眯缝着眼睛，艰难地蹬车前进。雪花把她那条蓝围巾变成了白色，衬得她的两颊更红了。

中午快交班时，韩中梅又拿出了小谢交来的那张月票。她望着月票上那个剪着齐耳短发的姑娘的照片，心里说：“你这个粗心的姑娘，别看月票上没有你的单位和姓名，我也有办法找到你！”韩中梅把月票拿到车站，请下车的乘客帮助认。有位老大娘接过来端详一番说：“噢，这姑娘我见过，咱俩还在车上唠过咯呢！她是什么……织厂的徒工。”韩中梅想了一下，二十八路沿线有针织厂、纺织厂和毛织厂。她想：借寻找月票失主的机会，可以征求乘客对服务工作的意见和要求。于是，她把甲班工作交待完后，就顶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出发了。

韩中梅来到针织厂，刚要向收发室通报一声，门“吱”地一声开了，一位双鬓斑白的老人笑呵呵地迎出来说：“这不是

二十八路的乘务员小韩同志吗？有好几年没看见你啦！”韩中梅也惊喜地叫了起来：“是你？洪大爷！啥时候到收发室工作了？”洪大爷把韩中梅让进屋里坐下，给她倒杯开水，爽朗地说：“去年，领导上看我年岁大了，十分关心我，让我退休，我呢，还不服老，说啥我也不干，最后达成了‘协议’，改行到这来啦。——哎，二十八路那个瘦猴似的站长哪去啦？”韩中梅说：“那个家伙，是个有血债的历史反革命，‘清队’时把他揪出来啦！”洪大爷握紧拳头往桌上一击：“揪得好！我说嘛，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，他为啥对贫下中农那样凶呢！原来这个阶级敌人和咱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，走的不是一条路啊！”唠了一会，韩中梅取出那张月票问：“洪大爷，听没听说你们厂里有人丢了月票？有人说她是什么‘织’厂的徒工。”洪大爷看了看照片说：“小韩，别看我到收发室才一年，厂里这几百号人我都熟识，看来，你还得到别的厂去问问。”韩中梅收起月票，又拿出一个小本子，恳切地说：“洪大爷，我又回到二十八路啦，你们厂有不少同志是这条线路的老乘客，大家对咱们的服务工作有什么意见和要求呢？”洪大爷高兴地说：“好，难为你大雪泡天登上门来，我提提自己的看法吧！我感到，通过批修整风，二十八路的服务质量提高很快，但最近一段，好象有点松劲儿，应当查一查，是不是有的同志‘满’字冒头了？”韩中梅赞许地点了点头。洪大爷问：“小韩，你回来后，在几号车上啊？”韩中梅停住笔，脸上泛起了红晕，说：“今天是我头一次做站务工作。洪大爷，我……”洪大爷心中一喜，眉开眼笑地说：“哦，当了站长！好哇，你的责任更重啦！小韩，大胆地干吧，我做为二十八路的老乘客，坚决支持你！”韩中梅感激地望着洪大爷，一股饱含着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的暖流涌进她的心窝。

半个钟头以后，韩中梅又来到纺织厂，正赶上收发室的同志给一个小伙子扶着梯子，修理厂门上的电灯。那个小伙子听说她是来送二十八路汽车拣到的东西，赶忙下来问：“同志，送什么东西？”他见韩中梅取出的是一张月票，脸上露出了失望的表情。收发室的同志看看月票，对小伙子说：“周健，这不是小黄吗？”周健一听，也过来看了看说：“对，是她，快挂电话叫她来取吧！”韩中梅为找到月票的失主而高兴，但周健刚才的表情她也看在眼里，便关心地问：“周同志，你也在车上丢了什么吗？”周健说：“是这么回事：大前天晚上我下班回家，听向阳生产队的两位社员同志说，他们铡草机的电碾坏了，饲养员正犯愁呢。我是个电工啊，哪能听见不管呢？就跟他们到队里去修。原来电碾的转子坏了，在那修不了，就把它拿回厂里。我在汽车上光顾鼓捣电碾了，下车时把螺丝刀拉下了。”韩中梅想了想，高兴地说：“对！咱们站房的抽屉里，真有一把电工用的螺丝刀，我明天送来吧！”

正说间，一个剪着齐耳短发的姑娘从厂里跑过来。韩中梅一眼认出，她就是那张月票的主人——小黄。小黄从韩中梅手里接过月票和五元钱，感动地说：“同志，谢谢你，我真给你们添麻烦啦！”韩中梅纠正地说：“不，乘客在车上遗失了东西，我们有责任，是我们关心不够。”小黄忙说：“不，我的月票不是掉在车上的。昨天早晨我在车站等车，看见一位农村老大爷下车后，光是东瞅西望地也不走。我想，他一定是从外地来的，不认道。一问，果然是。我就送他到无轨十路换了车。我怕他找不到地点，掏出本子给他写个纸条，没想到把月票掏丢了。”经小黄一讲，韩中梅更喜欢她了——这个姑娘并不粗心，她关心别人是多么体贴入微啊！韩中梅拉着小黄的手说：“我应该学习你助人为乐的精神！”小黄不好意思地笑着